

吃人不吐骨头的人贩子 一本万利的人肉买卖

沦为性奴的悲惨人生 **备受蹂躏摧残的女人**

东北大山深处的黑色记忆 一线法官十年追踪揭秘 黑土地上的千里搜捕

被贩卖的女人

桥 横◎著

魔爪下的
悲情命运

令人发指的邪恶交易
拐卖血泪史



吉林出版集团 时代文艺出版社

被贩卖的女人

桥横◎著



吉林出版集团 时代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被贩卖的女人 / 桥横 著 — 长春 : 时代文艺出版社, 2013

ISBN 978-7-5387-3982-4

I ①被.. II ①桥. III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 ①I247.8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2)第301598号

出品人 陈琛

产品总监 郭力家

责任编辑 刘瑀婷

装帧设计 孙 佃

排版制作 隋淑凤

本书著作权 版式和装帧设计受国际版权公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保护

本书所有文字 图片和示意图等专用使用权为时代文艺出版社所有

未事先获得时代文艺出版社许可

本书的任何部分不得以图表 电子 影印 缩拍 录音和其他任何手段
进行复制和转载, 违者必究

被贩卖的女人

桥横 著

出版发行 / 吉林出版集团 时代文艺出版社

地址 / 长春市泰来街1825号 吉林出版集团 时代文艺出版社 邮编 / 130011
总编办 / 0431-86012927 发行部 / 0431-86012957 北京开发部 / 010-63108163

网址 / www.shidaicn.com

印刷 / 北京市松源印刷有限公司

开本 / 710×1000毫米 1/16 字数 / 460千字 印张 / 24.25

版次 / 2013年3月第1版 印次 / 2013年3月第1次印刷 定价 / 40.00元

图书如有印装错误 请寄回印厂调换

目 录

引 子 / 001

第 一 章 金钱诱惑 / 003

一次，张红松和别人打赌，孤身带着那把侦察兵匕首，什么吃喝的东西都没有带，一个人竟然在大山里转了二十多天，回来的时候胡须能有几寸长。他平安地回来了，浑身没有掉几斤膘。大家问他在大山里吃什么，他笑着说，什么都吃，吃活蛇，吮蛇血，烤狍子肉、山猫肉，啃野果，煮野菜、野蘑菇，喝桦树汁、山泉水，他还杀死了一条野狼，狼皮带了回来。后来他把皮子熟了做了一条狼皮褥子。

第 二 章 山村暗影 / 027

月亮早已藏进了云层，山谷里没有了一丝光亮。只见一个人披着大氅、戴着高筒的兽皮帽子在黑夜中疾步走着，从他的步履可以看出他是一个走夜路的老手，两个肩上扛着，后背背着什么东西。不知是搞什么名堂，他围绕村子的外围转了一个大圈，然后他挨家挨户地串着，对村里的地形相当熟，他不像是盗贼。他时而还学着狼的嚎叫，时而学着狗吠。

第 三 章 刁蛮村妇 / 042

苟狗脱光了衣服手握两把菜刀坐在磨盘上撒泼，工作人员在和她抢刀的时候，发生了厮打，她的阴部在厮打中不知被谁踢了一脚。这下子被她抓住理由，苟狗到处上告硬说是那个所长把她的阴部踢坏了，造成至今不能过性生活，不赔偿她一万元钱就不行。

第四章 幽影现身 / 056

天完全黑了下来，山坳里的夜黑得出奇，伸手不见五指。城里人对山里的黑夜是最打憊的，可山里人对黑夜早已经习惯了，走起夜路来脚底生风。山里人说：你心没有鬼怕什么走夜路呀。实际就是山里人道熟的关系，走几十里的山路像玩似的。当你问还有多远的时候，他们的口头语是没多远了，过岗就到了。岂不知，就这一个过岗可以让你跑上一天啊。

第五章 走出大山 / 076

列车咣咣当当地行进着，汽笛不时地高吼起来，进入关内小站就不停了。车厢的一处座位上，一个面情深沉的中年人始终在暗处注视着张红松他们的一切。一看他就是一个江湖老手，他叼在嘴里的烟闪烁着火光。他没有丝毫的困意。天月发现了这个神秘的男人，他捅咕了张红松一下，努了一下嘴，低声说，好像是个有来头的人。张红松蔑视地哼了一声。

第六章 山猫野兽 / 093

芍药和张红松始终不说话，张红松让她回去她不干，芍药有自己的主意，看看张红松到底要把这些女人弄到什么地方去。张红松和女人说了，你们看到了吧，我再骗你们，我也不至于把我的妹妹也卖了吧。张红松这样一说，女人们都相信了。

第七章 梨花染血 / 107

山鬼在睡梦中恍惚感觉有人碰他，翻他的身子，他睁开眼睛一看，是田梨花站在床下，双目圆瞪，手里拎着他家里的那把大砍斧。他知道那把斧子的锋利程度，他爹用这把斧子曾经砍开了十口野猪的脑壳，这是他们家的镇宅之宝。

第八章 亲娘绝情 / 119

“我们这地方哪里有旅店，就一家大车店，一铺大炕，住的全是车老板子，这么晚了，你到哪里？你在道上一走，要是被谁瞄上了就毁了，这地方缺女人，要是被那些老光棍把你逮住，玩够了以后把你扔到大山涧里，找都找不着。听大哥的话，你就将就一宿吧，我不会把你怎样的。先吃饭，我给你煮面条。”男人生火，和面擀面条，手法非常熟练，像个过日子的人。腊梅看着警惕性放松了，庆幸自己遇到了好人。

第九章 瘸子栽了 / 135

张红松纹丝未动，砰的一声，蒋瘸子被弹了一个跟头。他哪里知道张红松这几年的硬气功在部队练得何其了得。蒋瘸子和张红松根本就不是一个档次的，他遇到了张红松就是蒋门神遇到了真武松。他不服气爬起来一瘸一拐地又冲了过去，可他根本就到不了张红松的跟前，张红松和他虚晃了几招，几个回合下来，蒋瘸子体力不支气喘吁吁，张红松飞起一脚把他踢趴下了。

第十章 荒漠留情 / 150

“给妹子我个面子，饶了他们吧。”随着声音，一个女人款款进来了，高挑的个头，白皙的圆脸，丰满的体形，尤其她那高耸半露的乳房，让任何一个男人看了都会产生一种强烈的占有欲望。她穿着一身黑色的柔软低胸的连衣裙，头发很自然地往后挽着，脸上始终带着微笑，落落大方地注视着张红松他们。她太美了。大家都惊呆了，在这土得掉渣的地方竟然还有这样时髦漂亮的女人。

第十一章 羊入虎口 / 160

饭店门前的一口大锅里炸着油条，另一口大锅煮着翻开的羊下水汤，远远就能闻到羊汤的膻香味。人们就在门口的长条桌子吃饭，凳子是油黑铮亮的。大号的粗瓷大碗，羊汤管吃管添，桌子上放着一大碗辣子、一碗大蒜头和一碟子盐。不时驶过的车辆卷起一阵浓厚的尘土，人们一个个满头大汗照吃不误，对这样的环境已经是习以为常了，有点尘土算什么，那玩意还能把人吃出病来。

第十二章 卧底泄露 / 192

朱大山竭力晃着脑袋想着，自语着：“我肯定是见过他，他不是我们道上的人。对了，我想起来了，他是公安局的，他和我在一个号里，后来他不见了。就是他提供的情报，说我是抢银行的案犯……”朱大山一拍大腿，“不好，张红松，我们被盯住了，我们的一切公安局肯定全掌握了。”

第十三章 天理不容 / 219

罗霄打量着女人，她胸部的衣服被撕开了，露出了青紫的胸乳，裤子破得都露出了屁股，满脸的锅底黑，披散着头发，浑身散发着腐臭的味道，好像是臭鱼的发酵味，一只脚没有穿鞋，另一只脚黑得就像猪蹄子似的。这是谁这么狠，把一个女人造成这个样

子。女人不停地颤抖着。罗霄安慰道：“你别怕了，赶快洗一洗，换上我们的衣服。”

第十四章 上苍震怒 / 243

这是一场特殊的战斗。武警负责外围不让群众靠近。解救人员的名单一部分是罗霄提供的，还有一部分是公安机关自己掌握的。具体的地址他说不清楚，这方圆的面积是太大了。别说是藏几个女人，就是藏一支部队也不好找。警察队伍中有几个人是当地出来的，对那里的情况熟悉。从省城出发后昼夜兼程，三天后到达了指定地点。

第十五章 腊梅跳崖 / 261

腊梅的尸体哪里去了，村里的人猜疑着，她到底有没有死呢？“孩子你在那里，妈想你呀！”腊梅娘的精神病又犯了，她不去张红松家闹了，就在村里转悠着。有时候就睡在村头的大榆树下。要不就在望夫崖边转悠，怪不怪，她就是看着崖下，有时一呆半天。

第十六章 流浪天涯 / 275

倒木爬上了高山，山那边也许就是异国他乡了。他说不清楚自己在不见天日的林子里走了多少天，也说不清楚吃了多少朽木里的大白虫，但他知道是那个东西救了他，吃了那种虫子以后竟然不渴不饿，飞刀王传授的野外生存本领全用上了，山里的野菜都吃遍了，只要是能咽下肚不太苦的野菜他都敢吃，有一种野蘑菇可能是有毒，他吃下去就产生了幻觉，走起路来有了腾云驾雾的感觉。但这种蘑菇不太多，他是偶然碰到的。

第十七章 法网恢恢 / 300

张红松把最后的几颗子弹打光了，他被冲锋枪的子弹压得抬不起头来，张红松明白对方的意图是抓活的，否则一颗子弹就结束他的性命。他后悔没有留一颗子弹给自己用，他藏到了灌木丛里，他还幻想着能躲过这一劫。

第十八章 刀下留人 / 315

二驴子看了一眼，他急了，嚷了起来：“什么，我用烟头烧她们，说那是我干的，我是那样的人吗，怎么给我定上了？”二驴子明白不是那些女人记错了就是有意往他身上栽赃。二驴子记起了前

天他们被带出去，说是什么辨认。看来是她们来了，被女人咬住没有好了。

第十九章 戈壁复仇 / 332

“晚了，早知今日何必当初！”腊梅嗖的一刀就把男人的命根子割下来了，顺手就准确地扔到了面条锅里，“你去喝汤吧。”男人疼得脸都扭曲了，他挣扎着双手捂住裆部杀猪般的号叫起来：“我的妈呀，妈呀……疼死我了，你这个狠女人，不得好死的女人……”

第二十章 云顶揭秘 / 358

云顶出现了少有的晴天，蓝蓝的天空，伸手可以抚摸白云，双手可以拥抱蓝天。自从腊梅下山后，就剩下了张连国一个人孤独地生活，连个说话的人也没有了，每天就是吃饭、睡觉、晒太阳，日出而耕，日落而息的生活打发着老人的时日，他仿佛天天都在梦中，默默地回忆过去的战斗生活岁月，一个个镜头在他的脑海中过电影，他似乎感到自己的时日不多了。老人嗅出了山外世界的变化，他有了对外界的渴望。

尾 声 / 374

再版后记 / 376

引 子

青云山，北方一座风光旖旎的名山。高耸入云，终年云雾缭绕。青云峡谷，古树参天，流水潺潺，怪石嶙峋。四季分明，冬暖夏凉。春日山花烂漫，花香迷人。夏日凉气湿润，是一处上好的避暑胜地。秋日万山红遍，层林尽染，画家写生、摄影家采风大都选择这里。冬日雪雾弥漫，冻而不冷，过去也是皇家狩猎的好去处。青云河水缓缓地从峡谷里的青云湖里流出，河水的流量随着季节变化，但常年不冻。青云湖是一个火山口，它的周围是温泉，泉里可以煮熟鸡蛋。

一条沿河岸铺垫的百年石头古道径达深谷，上面留下了深深的脚窝，见证着青云峡的历史。一块巨大的岩石镇守在青云峡谷口，岩石上面写有三个一米见方的颜体大字：青云峡。据说是明代的一个老秀才书写的，他是青云峡祖上最有文化的人了。巨石上还残留着当年东北抗日联军与日本鬼子激战的枪眼。据说，那年抗联凭着这座巨石和日本鬼子激战了三天三夜，巨石的左边硬是被炮弹削去了一层皮。最后，青云峡攻下了，日本鬼子付出了一百多条人命的代价，这是关东军在东北的战役中伤亡较大的一次。战败的山田大佐率队向这座巨石顶礼膜拜，他从这座巨石上看到了中国人不屈不挠的精神，他真正地明白了：一个民族是永远不可以被征服的。

据说，那年夏季，还有一个连队的鬼子突然偷袭青云峡，山民闻讯逃进了青云山。鬼子在后面猛追不放，突然电闪雷鸣，大雨滂沱，山洪暴发，一个连队的鬼子几乎全被洪水吞没了。剩下的几个鬼子误进了长虫谷，他们全部被毒蛇咬死。真就怪了，青云峡人祖辈和毒蛇相安无事，就是误踩到毒蛇的身上它也不咬你。科学的说法可能是鬼子身上的异味刺激了蛇，它们成千上万地蜂拥而上，几个鬼子顷刻间就全部一命呜呼了。从那以后，日本鬼子再没有来。当然这故事里面有演绎的成分，但经过后人考证基本是真实的。

沟里人家门前几乎都建有几步石台阶，阔气一些的人家建有石雕门楼。青云峡是山乡里的人口大村，大部分都是北方的原住民，一少部分是闯关东过来的山东

人。几个自然屯都分散在峡谷里，村民的住房错落有致地建在峡谷两边的缓坡上，以木质结构为多。无论多穷的家庭都有两间自己的房子，隔辈人不同房，这是山里人的规矩。山里建房不是什么困难的事情，房料是就地取材的木材，石头从山上现打，谁家盖房子村里人都主动赶过来帮忙，房主供吃就行，吃的好坏不挑，吃饱就行。实际上那时各家的生活水平是差不多的。村里不知是哪年铺的石板路，路面已经磨得光滑泛光。村口场院上矗立着一棵粗大的山榆树，老年人都说他们从小就有这棵树的存在。树底下摆着几对石桌石凳，夏日的晚上，村里人习惯在大榆树下谈古论今，老人们摇着大蒲扇，喝着山里人自己炒制的山茶，调侃着青云峡过去的故事。孩子在附近捉着迷藏，妇女在一旁说着女人们的悄悄话，手里干着针线活，不时地传出咯咯的笑声，男人们一到跟前立时就鸦雀无声了。姑娘和小伙子则躲进了树林，尽情地抒发着自己的情感。

绵绵的青云山自古以来就出两种人，土匪和将军，美女和呆子。男人剽悍豪爽仗义，厉害的男人可以徒手捉豹子，三拳打倒黄牛，举起百斤以上的石碾子。女人妩媚，皮肤白皙，凤眼樱口，黑发皓齿，个头高挑。青云峡曾出了一个张姓的大将军——张连国，书的主人公之一张红松的爷爷，典型的北方彪形大汉。他是东北王张作霖麾下的骁将，虽没有什么过硬的武功，但他就是臂力过人不怕死，张连国的理念简单得很，就是力气决定一切，从小练武，不讲究套路，专挑有用的招数练，主要就是增加力气，一分力气三分功，每天练举重增加臂力，击沙袋、打千层纸、插黄豆、练二指禅，绑沙袋攀石崖练腿功。

世事变迁，山还是那座山，河还是那条河，变的是一代又一代的人，繁衍出的是更多更多的生灵。青云峡有着丰富的自然资源。茂密的山林和青色的岩石，还有的是山猫野兽，和一团团地躲藏在石缝里的北方毒蛇——草上飞。靠这些东西发财是太难了，太慢了。人多了，地少了，山上的东西吃少了。靠山吃山，靠水吃水的时代结束了。改革开放后，城里很多人都富了起来，有了自己的房子，自己的别墅，自己的轿车。那时的人钱挣得容易，需要的是赚钱的胆量，智慧还不是重要的手段。城里大款一宿的消费，是农村人一年两年的纯收入。山里人着急了，山里人穷急了，山里人苦怕了，他们也开始在挖空心思地想着发财的道道。有的淘金，有的挖药，有的盗伐林木，有的闯进了城里盗劫，有的进城打工卖苦力。电视机有了，车子有了，女人有了，路也比以前畅通了，消息也灵验了，山里人的脑袋开窍了，头脑里有了商品观念，脑袋瓜儿活的人走上了发财之路。

钱在山里人的眼睛里开始变得十分重要，他们也明白了存在的合理性，实力决定地位，办事不花钱不行，花钱不办事更不行，人们都变得承认现实，趋从于现实。

第一章 金钱诱惑

一次，张红松和别人打赌，孤身带着那把侦察兵匕首，什么吃喝的东西都没有带，一个人竟然在大山里转了二十多天，回来的时候胡须能有几寸长。他平安地回来了，浑身没有掉几斤膘。大家问他在大山里吃什么，他笑着说，什么都吃，吃活蛇，吮蛇血，烤孢子肉、山猫肉，啃野果，煮野菜、野蘑菇，喝桦树汁、山泉水，他还杀死了一条野狼，狼皮带了回来。后来他把皮子熬了做了一条狼皮褥子。

1. 村官

天气变暖，桃花水下来了，歇息了一冬的青云河演奏起欢快的交响乐。春风吹走了枯燥的严冬，送来了绿的芳香，万物复苏，大地里处处展现出生命的景色。土壤湿润了，漫山开起了粉色的野杏花、芍药花、樱花、山梨花，青云峡谷里荡漾着和煦的春风，飘荡着浓烈的花香，报春的小花蝶成双结对已经不时地飞出了，在花间飞舞追逐，到了谈情说爱的时节了。布谷鸟脆脆地叫着，传播着春天的信息。峡谷里的春天美丽得像一个纯情的少女，更像待嫁的新娘，一切美好的篇章都从这个时节开始了

蛰伏了一冬的山民，身体内的荷尔蒙激素开始上升了，他们哼唱着山里人都喜欢的那首《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》，一个个精神抖擞地上山了。春天时节要干的活计太多了，粪要送到地里，春耕要育种发芽。成群的牛在往山上赶着，它们也要图口新鲜抢吃刚发芽的嫩草。山里人有这个习惯，春天耕完地后各家要把牛集中送到山坳里自然放养，牛渴了饮山泉水，饿了吃青草，地上不时地撒一点盐，秋天适当的时候补一些精饲料，牛吃了上秋膘，皮毛锃亮，入冬落雪后把牛赶下山过年。那个年代的人还不知道什么叫绿色食品，就知道在大山里散养的牛，肉味鲜嫩，煎炒烹炸炖涮怎么吃都好吃。落雪后，城里人专门到山里来收购这样的牛肉，能卖出不菲的价钱。山里的各户人家都习惯养着一口肥猪，养到阴历二十三过小年的时候杀了吃年猪肉，有了这口猪一年的荤油就不成问题了。冬天腌一缸酸菜，加上春天下

的一缸大酱，吃喝的问题都解决了。山里吃菜是不愁的，房前屋后都有菜地，随着季节产出各样的青菜。每年到春天后，山里的野菜吃不完用不尽，采回来晒干了就是上好的过冬蔬菜。山里产着丰富的五谷杂粮，尤其是大黄米更是出名，焖熟了以后柔软可口，拌上荤油、白糖、芝麻，那是美美的一顿大餐。据说，清朝慈禧太后就喜欢吃这口饭，山里人每年要定期向朝廷进贡。

春天时节，乡里各村的换届普遍选举开始了。各村里不时地响起鞭炮声，祝贺新的村长当选。村长那是“一国之主”呀，掌控着一块水土，管辖着十里臣民。我们的国人是近些年来才认识到村长位置的重要，在过去的年代那真是拿村长不当“干粮”，现在抢着干村官的人多了，有些地方的村长成了名副其实的国家干部。现在衡量官职的大小不在于他的级别，而在官的含金量多少，权力是否有可塑性。

这是一个明媚的春天，村头大榆树顶部的喜鹊窝里传来小喜鹊的啼叫，喜鹊的家庭里添丁进口了。村委会的办公室里外坐满了人，充满了浓烈的蛤蟆头烟味。青云峡村的换届选举从上午开始，选举大会已经开了一整天了，几个候选人角逐得难舍难分，票数也不相上下，已经连续选了几轮了。

天完全黑了下来，多数村户家里已经冒出了袅袅炊烟，村民们喊着饿了，开始张罗回家吃饭。午间，村里杀了几只羊，选民集体喝了一顿羊汤，蒸的开花大馒头。午间的饭菜是典型的狼多肉少，山里人消化功能强，胃要比城里人大一倍，能吃能喝能装，到这个点肚子里已经空了，胃酸在刺激着胃粘膜。村里的几条大黄狗也懒散地趴在门口，它们候了一天也没有吃到一口像样的东西。按照惯例，村委会只要一开会就有伙食，它们就能改善生活。狗也知道今天是没有希望吃到什么好东西了，就是午间啃到了几块干巴巴的羊骨头，山民把骨头啃得太干净了。它们还不甘心离去，等着最后散会。无聊的村民说着荤素笑话，有的男人在女人身上找着便宜，不时传来女人的尖叫声，男人被女人掐得叫唤声告饶声连连。有的男人被掐了还不长记性，继续逗着大姑娘、小媳妇，被厉害的娘们追得满屋子跑。

老村长张长工讲话了，他站起来正了一下头上戴着的那顶旧单檐帽，清了一下嗓子说：“乡亲们别瞎闹了，肃静一下，没有玩够的晚上回家玩去，我讲一下最后一轮投票的规则……”屋子里一下子肃静了。

最后一轮投票开始。纸壳子糊成的红色票箱子摆在屋子中间。“张红松得票……”监票人大声唱票，一个人在黑板上画着正字。最后一轮的角逐，张红松遥遥领先，他甩下了其他候选人，差几票就是满票了，最后结果，张红松高票当选。张红松胜出了，成为青云峡村又一届的村长。“请张红松同志到前面来，和乡亲们谢票。”老村长一本正经地抖着嗓门喊道。张红松从人群中出来，腼腆地站在了大家的面前，鞠了一躬。掌声响了起来。

“乡亲们，尊重咱山里人的意愿，我们就让张红松当了。红松这孩子是大家看着长大的，革命将军的后代，错不了。生老病死是大自然的规律，我老了下来这是历史的必然，是时代潮流所决定的。”老村长不说自己的威信和能力如何，他本想再干一届，村长这官虽然不大，但他也是不愿意下去的。他挺直了腰杆讲话，他在基层干了这么多年，不拿稿子讲话完全可以讲上个把小时，逻辑性和条理性还很强，他称得上是北方的“陈永贵”，善于讲哲学的观点。他已经当了三十年的村长，瘦高高的个子，留着山里人特有的光头，穿着对襟褂子，黝黑的皮肤，宽阔的脸庞上布满了皱纹。他从抗美援朝营长复员回来就当村长，当时部队征求了他的意见，是转业还是退伍，他完全可以留在城里到国家机关安排工作，他贪图几千元复员费，奔儿都没有打，就和组织表示愿意回家过一亩地两头牛、老婆孩子热炕头的的生活，用现在的话说就是过绿色的生活。现在他年龄大了把村长的位置让了出来，确切地说是村民把他选下去了。大家穷得不愿意再让他当这个村的头儿，他已经镇不住这个村了。更主要的是他老了，已经压不住附近的“皮皮”，他也被“皮皮”们欺负得无能为力，“山大王”的宝座就交出来吧。“现在我宣布，张红松同志当选为青云峡村第三任村长。”村民鼓起了热烈的掌声。“放鞭炮！”老村长喝了一声。几个小年轻的跑了出去，屋外响起了鞭炮声。

张红松是青云峡里胆子最大、谋略最多的年轻人。他一米八十多的个头，算是村里的大个头，方正的脸庞，黑黑的眉毛，臂力过人，是典型的关东大汉，完全继承了他爷爷张连国的血统。可张红松的父亲和张连国性格截然不同，性格出奇的温和，几乎是一个没有脾气的男人，他们家的事情，完全是他的妻子也就是张红松的母亲说了算。他父亲回到了家里多余的话几乎没有，典型的一杠子压不出来个屁，女人说什么就是什么，他从不去争论，他的信念是：女人永远是对的，女人永远是不讲理的。据说张红松的姥姥当年是大山里一个“大胡子头”的女儿，相中了被绑票的一个大地主的儿子——张红松的姥爷，下山和他结了婚。张老太太完全继承了她妈妈的性格。张红松的父亲在“文革”大生产中，一次在村里的采石场开山采石排除哑炮时被炸得粉身碎骨，送葬那天村里的人几乎都去了。可能这就是民间常说的隔辈传吧。

张红松从小就喜欢读名人的传记，他特别佩服拿破仑，他认为拿破仑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军事家。他认为拿破仑的失败是被多国联军联手打败的，要是单个来谁也不是他的对手，他特别瞧不起那个拣便宜打败拿破仑的将军威灵顿。他立志想当一名将军，可惜他生不逢时，在部队里他当的最大的官就是班长。山里人的名字大都和山上的动物、草木有关系。狗子、石头、丫蛋是叫得最多的，山里人认为名字起得越低俗孩子就越容易养活。那年秋天，张红松的母亲在一次采蘑菇的时候，把

儿子生在了一棵百年红松下，家里人就顺其自然给儿子取名张红松。说来也怪，她的母亲在一次春天采山菜的时候，又一次生产，把张红松的妹妹生在了一片山芍药丛中，母亲给他妹妹取名芍药。张红松高中毕业后，通过他爷爷遗留的关系走出山沟当了三年兵，是高级首长警卫部队的战士。他自己复员后经常在村子里吹嘘说他当的是特种兵，就是和美国特种兵“兰博”一样的部队，一个人可以抵得住十几人的那种特种兵。他带回来一把侦察兵的匕首，削铁如泥，闪着寒光的刀刃把村里的年轻人晃得眼花缭乱。这样优秀的士兵为什么回到了农村，真正的原因是他在部队一次实战格斗训练中，出手太重把自己的战友伤害致死，因此他被提前复员。至于他说的其他情况，什么救过首长的命、首长的姑娘相中了他、首长夫人嫌他的文化程度低等等，是不是真实的，山里人也没有谁能去认真的考证。但张红松的功夫十分厉害确实是真的，擒拿格斗、空手夺白刃、单掌劈砖、蹿房越脊，野外生存本事，大家是都见识过了。一次，张红松和别人打赌，孤身带着那把侦察兵匕首，什么吃喝的东西都没有带，一个人竟然在大山里转了二十多天，家里人都吓坏了，以为他肯定遇难了，他从山里回来的时候胡须能有几寸长，身上竟然没掉几斤膘，肌肉还见长了。大家问他在大山里吃什么，他笑着说，什么都吃，吃活蛇，吮蛇血，烤狍子肉、山猫肉，啃野果，煮野菜、野蘑菇，喝桦树汁、山泉水。他还杀死了一条野狼，狼皮带了回来。后来他把皮子熟了做了一条狼皮褥子。还有一次，他和别人打赌，在一个月黑风高夜，一个人在山谷的乱坟岗子里住了一宿，毫发未损，笑呵呵地回到了村里。

张红松复员回来后，开始山里山外那几个会点武功的混混对张红松很是不服气，就是一个复员兵有什么了不起的。四五个“皮皮”曾联手和张红松较量了几次，全都被张红松轻松地打翻在地，当时还是张红松手下留情了，否则就彻底废了他们。外乡的人也曾找来和他较量，最终都败在了他的手下。他也应邀进县城里去和城里的混混较量了几回，结果都被他不费力气地折了，县里的几个混混为此还和他论起了哥们。张红松名声大噪了，经常有人请他平事、摆事，成了一个有头脸的人物。从此以后，他在这大山沟里百里之内没有什么对手了。提起张红松来，再没有谁敢说个不字。他成了大山里的霸主，他当上了山大王。他还保留着为人仗义的本色，不欺负老百姓，不欺负女人。他还是一个出名的孝子，母亲说什么他从来不说一个“不”字。那年公安局特警队准备招录他，可他培训了几天适应不了严格的生活，又跑回了大山里。

张红松很高兴自己被山民选上了青云峡村的村长，他真诚地表示了自己的态度：“各位父老乡亲，老少爷们，我张红松没有钱，但我有一颗心，我不管用什么办法，一定要让青云峡村富起来，各位父老乡亲看我的行动吧！三天后，还是在村

委会，我自己出钱杀几只肥羊请大家，酒管够喝，肉一定让大家吃着解馋，家里的人都可以来，吃不了带走拿家吃去。”

“好，过年了，谢谢张村长！”村民高兴地应着散去了，提到了吃没有谁会提反对意见的，特别是全家都可以来，那就等于过大年了，在山区吃一顿羊肉是很奢侈的了。

“红松，今后这个村子交给你了，责任重大，你可得给咱们张家争气，对得起乡亲们呀！”老村长拍拍张红松的肩膀，也是发自内心地给张红松交代几句。青云峡村的领导班子换人了，老村长下去了，上来了几个年轻人。村里的人都穷怕了，大家眼巴巴地看着张红松有什么致富的路子。此时，大家对社会主义的认识还停留在“打土豪分田地”的程度上，能活着没有人欺辱自己，填饱自己的肚子就行了。说白了就是几天能有一顿肉吃就行了，满足的是身体的热量，谈不上什么营养配餐。

“二叔，您老就放心吧。”张红松对自己管好这么一个小山村还是信心十足的。他望着散发着浓浓的乡土气息、烟味渐渐远去的人群，心里感慨道：大山里的人真穷啊！他立志要让家乡的人富起来，过上现代化的生活。山里人是拿着金饭碗要饭啊，丰富的资源变不出来钱！山里有优质的花岗岩，可采下来运不出去。优质的树种林业又不让砍伐。山上的土特产品也很丰富，可交通不便，一天就一班去县城的长途客车，进一趟城卖货，卖出的钱还不够成本的。来钱的道堵死了，山里人只能是在大山里死守着，维持着自给自足的贫苦生活。孩子大了念完了初中大多数就是回家务农，父母给孩子攒两个钱娶上媳妇，责任就尽到了。山里人没有什么精神上的压力，名利对他们来说就是过眼烟云，怎么活都是生死一辈子，活着滋润，死得安然就行了，这就是他们的人生观。村长是选上了，有了责任，张红松的心情很激动，村里的几千口人都看着他呢。

老村长和张红松说：“红松，咱们既然干了，就要像个干样，要对得起乡亲们，决不能走歪门邪道，让人家指你的脊梁骨。”老村长交代完便走了。

张红松把村委会成员陈天月（小名天月）、罗正天（小名倒木）、黄振东（小名二驴子）和妇女主任游梔子（小名梔子）都留了下来。他发表了自己的看法：“靠山吃山靠水吃水，我们先把山里的资源弄清楚，我的意见，明天就进山勘察，别的事情先不研究了，转几天，如果家里没有事我们几个都去，回来再研究从什么地方下手。”

村长发话了，大家都表示赞同。“梔子你就别去了，进山就你一个女人不方便。”张红松不让游梔子跟着去。

“我跟你们去，有什么不方便的，我也不用你们背着抱着的，你这是瞧不起妇

女干部。” 梔子撅嘴不同意，给张红松扣起了大帽子。

“让她去吧，有什么事情我照顾她。” 倒木赞成梔子去，有个女的还有点意思。“松哥，让梔子去吧，不差一个人，让她管我们的生活。” 天月帮着倒木说话。“去什么去，我还不知道倒木的心思。” 二驴子不客气地点了倒木一句。“二驴子，你要是瞎说我对你不客气。” 倒木威胁说。“别钱钱了，梔子跟去吧。” 张红松同意了。

第二天，他们和老村长打了个招呼，带着干粮和简单的行装进山了。

2. 进山

山谷里点点翠绿，溪水潺潺，山菜都下来了。这些天里家家都吃上了新鲜的山菜，什么大叶芹、婆婆丁和刺老芽、柳蒿芽等，可以吃十多种的野菜。张红松走在前面，天月背着一袋煎饼和几斤大米，倒木拎着两只小铁锅，张红松带着咸菜、油盐等作料和一大块咸肉，吃喝得带足，他们计划至少得在山里呆三天。妇女主任梔子也跟着来了。别看他们都是在青云峡长大的，但却都是第一次深入青云山。二驴子拎着他那把刺刀胡乱地往路两边砍着。

“哦，好大的一片红松林子，足有几十垧地。” 粗的松树一个人抱不过来。不能再往前走了，一面绝壁横在了前面，没有进路了。绝壁上面就是高耸入云的云顶了，可百丈高的绝壁谁能攀得上去呢。

二驴子观察着绝壁的周围，说：“松哥，我听说在这附近有个洞子，就是村里人常说的青云洞，这个洞子可以通向云顶，大伙都说你知道洞口。”

张红松的脸耷了下来：“你胡说什么，这个洞子和我有什么关系，难道是我家开的，怎么别人说什么你都信呢，闭上你的臭嘴不能把你当哑巴卖了。”

二驴子不明白张红松为什么对他的话这么反感，他也没有说什么更多的呀，值得发这么大的火，那可不是张红松的性格呀：“村长大人你别生气，我不说了还不行吗。”

天月看在了眼里，他也在村里听说了张红松知道洞口，说是张老太太告诉儿子的，洞里似乎有张家的什么秘密。按理说就娘俩之间的事情别人怎么能知道呢，这就是青云峡的神奇，你不说也能给你推测出来。天月绕开了话题：“松哥，我们绕道走吧，从哪里走都是进山考察。” 张红松没有说什么，气氛变得严肃起来，没有了出发时的说笑。

绕过了绝壁，峡谷的两边越发陡峭起来，青云河已经变成了湍急的小溪了，就要到达青云河的源头青云潭了。一根老树横在了溪水上，那是过河的桥了。河水倒

是不深，但水流很急，让人看着发晕。

“我们得过河到对岸去，要是绕道走那可太远了。”张红松观察了半天也没有别的路可走，下水趟过去河水湍急还凉，河谷陡深的。那是什么桥啊，就是山里人随便砍倒的一棵老树充做桥了，瞅着那棵树干随时都有折的危险，掉下去就是摔不死也得跌个鼻青脸肿。大家都有些害怕，不敢朝前迈步。“你们瞅着我先过吧，树要是折了就先摔我。”张红松抬脚就要过：“你们几个随后跟着我。”梔子看着哗哗流淌的河水头都晕了，胆怯地说：“松哥，我害怕不敢过。”“才多深的水，胆子也太小了，往前走还有大河呢。倒木，你把梔子背过去。”张红松把任务给了倒木，他说过要照顾梔子。

“就那破桥一个人在上面走都晃呢，要是两个人一起还不得塌了，我陪梔子从下面趟水走吧。”倒木也害怕摔下去，他要趟水过去。

“我先过去看看怎么样，你们等着。”张红松过河了，他不愧是特种兵出身，轻松地过到了对岸，他喊着：“非常结实，你们过来吧。”天月、二驴子都过去了，就剩下了倒木和梔子俩。

“梔子，我们也过去吧，我的话说大了，他们把你推给了我。”“推给了你怎么了，你烦我以后就别搭理我。你别管我，我自己过去，掉下去摔死拉倒，和你没有什么关系！”梔子一点也不领情。“行了，姑奶奶我惹不起你，你闭上眼睛，我背你。”倒木弯下了腰。“这还差不多，像个男人样，我就是欺负你让你背我。”梔子亲了倒木一口。倒木背起了梔子探着步过来了，树干压得吱吱响，要是再沉一点就得压断了。“倒木你够手！”张红松表扬了倒木一句。

进山的第一关闯过去了，大家休息了一会儿，张红松看了看天，雨云又过来了，得躲过这片云彩，赶紧往前抢路：“我们继续走吧。”大家步伐都加快了。

“我要尿尿，实在憋不住了。”梔子的脸都憋红了。

“你们女人就是事儿多，红松当初不让你来就对了，是我嘴欠帮你说话，你就地尿吧，我给你看着人。”倒木把脸转了过去，这大山里看着谁呀，就是看着倒木自己。

“你别看，要不我尿不出来。”梔子是真憋不住了，在一棵树下褪下了裤子蹲下哗哗地尿了起来。农村的妇女主任都是非常泼的，荤素不惧，不具备这一条当不了这个官。

倒木把脸转过来了，他逗着梔子，用手比划着说：“梔子你的屁股又大又圆好白呀，看着都晃眼睛了。”

“你得便宜还卖乖，我掐死你。”梔子过来掐倒木，面有愠色：“愿意看回家看你妹子的屁股去，什么色你还不知道。”倒木躲着跑到前面去了：“是我错了，